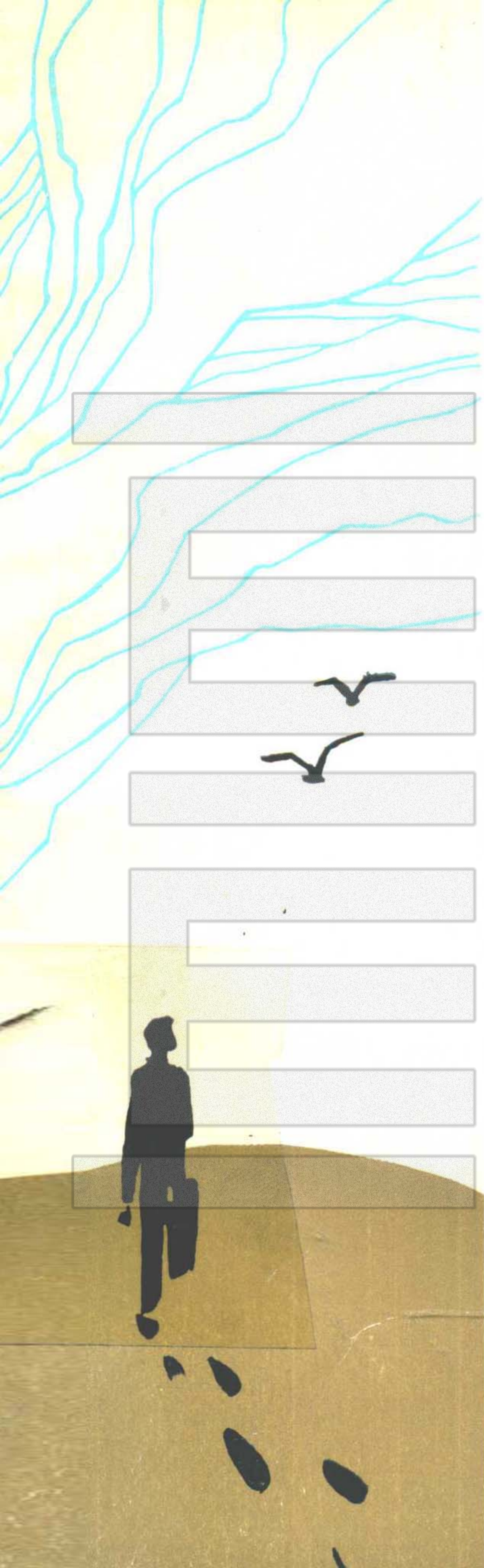


天地之間

朱光华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

天 地 之 間

朱光華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天 地 之 间

朱光华 著

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
(乌鲁木齐市建中路54号)

新疆新华书店发行

新疆喀什日报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6.75印张 2插页 130千字

1989年9月第1版 1989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 1—2000

ISBN7—228—01133—3/I·396 定价：1.95元

目 录

没有硝烟的战场	(1)
逯文华和他的“盲流队”	(23)
天地之间	(43)
养育大地的人	(59)
气	(75)
攀登	(84)
荒滩枪声	(93)
出山	(131)
路在他的脚下	(153)
在希望的田野上	(173)
亲人	(197)
后记	(214)

没有硝烟的战场

——中国西部边城发生的当代《追捕》奇案

引子

我的案头上，摆着一个档案袋。打开袋子，翻阅案卷，赫然出现几份秘密材料：

三份控告信——一份是采购员的揭发；一份是一位姑娘的控诉；一份是22名职工的联名控告。三封信，都是控告一个人——新疆喀什色满宾馆经理郭书玉。控告信列举了具体数字和事例，说明郭书玉贪污、受贿、盗窃、浪费、独断专行、横行霸道，一共有十多条罪状。看来，不严惩郭书玉不足以平民愤。

另有三份文字材料：

一份是进驻色满宾馆工作组的总结报告。

一份是检察院喀什分院的调查报告。

一份是喀什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。

让人惊讶的是，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罪犯中，第一位就是

写控告信的采购员老Y。

原告变成了被告，控告人变成了贪污犯。这是异乎寻常的转化。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离奇的案件？难道日本影片《追捕》中的一些剧情又在当今中国西部边城重演？

此案：把我们带到1984年——

在“大社会”的旋涡中

喀什色满宾馆，上个世纪是俄国领事馆。解放以后，它成为中外来宾下榻的场所。

过去，色满宾馆不太景气。喀什地委、行署决定调郭书玉到这里当经理。

郭书玉，经历很简单，既无显赫的战功，也无突出的业绩。1965年，当他只有15岁的时候，加入了南京支边青年大军，成了一名新疆农垦战士，在叶尔羌河畔开过荒，伐过木。以后，他又成了援巴筑路大军的一员。后来，他教过书，放过电影，排过话剧，搞过创作，再后调到喀什驻乌鲁木齐办事处当秘书。最后，他带着沉甸甸的责任感，离开了繁华的大城市，离开了温暖的小家庭，毅然重返喀什。

色满宾馆的全体职工，都盼着新经理早日上任。他们要看看新经理有多么高大魁梧，有多少领导艺术。

1984年10月，刚刚入党的郭书玉到了色满宾馆，职工们用不同的目光审视着他。他，确实太矮，身高不过1.64米；他，确实年轻，年龄不过35岁。

当他在院里溜达的时候，一些人冲他的背影失望地摇头：“哎，原来盼来一位又白又嫩的‘娃娃官’。”

然而，与众不同的一位年近40岁的人对新经理特别热情。他是宾馆的采购员，大伙叫他老Y，中等个头，口才很好，戴一副近视眼镜。镜片后面有双会说话的眼睛，一见到郭书玉总是笑眯眯的。同时，管理员老E、老L也对郭书玉十分支持。这三位，都是宾馆的中层干部、中年骨干、中坚力量。

“郭经理，你有什么困难，尽管找我好了！”

“郭经理，你有什么事情，吩咐我去办好了！”

“郭经理，你大胆地干，我跟定你了；我完全支持你的改革计划！”

“郭这理，你……”

这三人，不论是在宿舍、办公室，还是在餐厅、会议室，都落落大方地跟在郭书玉身边，跟前跟后，请示汇报，既像私人秘书，（有时还告某人一状），又像私人保镖。

郭书玉在上任后的第一次职工大会上，发表了简短的“就职演说”，讲了自己的改革设想。巴掌拍得最响的要数这几个人。最后，郭书玉当着大伙的面说：“三年之内如果完不成计划，第一我辞职；第二工资一分不要！”

“郭经理讲得好，我们都要全力支持改革！”一听就知道是老Y的声音。

对于宾馆的改革，相当多的职工并不激动。有人说：“不用听他说得多么邪虎，等着看一看再说！”

经过一个来月的调查研究，郭书玉深感职工中老弱病残

太多，这些人不调离宾馆，宾馆的工作就上不去。于是，他和一些干部商量，研究调离方案。这个方案还没有出台，一些单位领导的电话来了，便条来了，甚至亲自坐车来了，都是替被调者说情的。真是说客盈门。

有人悄悄地说：“郭经理，这些被调离的人都是有后台的，他们都能通天啊。没等你把人家调出去，也许早把你调出去了！”

郭书玉寸步难行，只好把这些人调离第一线，调整到后勤工作。

接着，他又通过上级组织批准，招收了二十多名年轻漂亮、热情肯干、有一定文化素养的临时工，经过培训之后，充实到关键岗位上去。

工作刚有点起色，外面的闲话就传开了：“瞧，这位郭经理，对漂亮姑娘特别感兴趣！”

他报之一笑，按照既定计划继续进行改革。

随后，他根据外地的经验，对服务员提出“站立服务，微笑服务，敬语服务”。并把具体要求印出来，每人要背，要用，要考核。想要改变过去的习惯，真不容易。

“郭经理，我成天站着受不了！”

“郭经理，我见到客人怎么也笑不出来！”

郭书玉很绝，无论怎么说，你必须按规定去做，表现好的得奖，表现差的处罚。

坚持一段时间之后，大家总算习惯了，总算自然了。

紧接着，他对宾馆的各行各业，各个工种都制定了规章制度，一共有25种、221条。按照岗位责任制，把职工的表

现跟工资、奖金挂上钩，从而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。大家有章可循，宾馆工作走上了正轨。

不久，郭书玉经过考核，任命了一批中层干部。有的提了，有的降了，有的调整了。这样一来，一些人高兴，一些人怀恨。

“这小子真不够朋友！”有人憋了一肚子气，咬着牙挤出一句话：“走着瞧！”

多少个夜晚，有人开始频繁活动，走家串户，吃着、喝着、说着……

多少个夜晚，郭书玉和保卫人员、宾馆职工一起，在大院里说着、看着、走着……

白天，宾馆热热闹闹，职工们都在起劲地干着自己的事情。郭书玉也在埋头苦干，一心抓好宾馆的改革：调整人员，调动大家的积极性；落实规章制度，搞好岗位责任制；改进服务态度，抓好优质服务。同时，他带领部分职工，自己动手美化环境，植树、铺路、修假山、置草坪……

晚上，国内外来宾入睡了，职工们相继休息了，宾馆一片平静。郭书玉则利用这难得的“业余时间”，伏案学习英语、日语，学习有关的书籍。他床头的书桌上，摆放着《日本新大谷饭店的经营管理》、《大酒店管理手册》、《饭店服务指南》、《现代西方礼仪》、《旅游业心理学》等等。此时，老Y也没有蒙头大睡，也在利用这难得的“业余时间”串门商量，制订对策。

色满宾馆，只不过一百来个职工，在喀什算是一个小单位。然而这个宾馆却是一个“大社会”，连着全市上下，连

着天山南北，连着国内国外。

这时的郭书玉，已置身在这个“大社会”的旋涡之中。他想的是工作、改革，根本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宾馆会发生“八级地震”，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磨难，会去惊动地委、行署和法院、检察院。

这也许是“娃娃官”的天真，改革者的虔诚。后来的事实，郭书玉感到震惊，也自然使他猛醒……

中国边城的当代“杜丘”

色满宾馆改革的一年间，发生了显著变化。他们的优质服务，引来了众多的宾客。1985年，他们接待了125个外宾团体，140多个会议，加上零星的外宾、侨胞及国内客人，共接待45000多人次，收入比往年成倍增加。上级要求色满宾馆今年完成营业额45万元，达到收支平衡。实际上他们完成营业额75万多元，结余24万元。

这一年，色满宾馆用大家的劳动所得，购买了两辆“伏尔加”，一辆“面包车”，40部彩色电视机，还买了锅炉、发电机……

这一年，色满宾馆在客人中树立了信誉，收到了内宾和外宾的一封封感谢信，仅赠送的锦旗就有30多面。

“色满”引来了宾客，也吸引了记者。1985年12月19日，《喀什日报》发表了王悦采写的通讯《老宾馆的新经理》，副题是“记郭书玉的改革风”。1986年1月24日，《新

疆日报》发表了该报记者董建生采写的通讯《新经理的新路子》，副题是“记喀什色满宾馆郭书玉立志改革的事迹”。1986年第二期《新疆青年》杂志上发表了该报记者矫健采写的特写《郭书玉和色满宾馆》。

色满宾馆远近闻名了，郭书玉和宾馆职工劲头更足了。

正在这时，前面提到的那位采购员老Y油印的长篇“揭发信”已悄悄地散发给了上级有关部门、有关领导。他揭发三篇报道失实，郭书玉如何拉拢三位作者；他揭发郭书玉的种种缺点、错误和违法乱纪行为；他强烈要求对记者进行批评教育，强烈要求报刊“公开肃清影响”，强烈要求喀什党组织“调查处理”。否则，他将上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。

这一切，郭书玉一概不知。他正在筹备1985年宾馆年终总结大会。

年终总结大会开始了，全体一百来名职工整整齐齐地坐在大会议室里。喀什的二月，室外冷风飕飕，可是这个会议室里却是热气腾腾。在一阵阵热烈的掌声中，大家评选出的先进人物领走了奖品和奖金。最后，郭书玉代表宾馆领导讲话。他讲了过去一年的成绩和问题，正在讲新的一年的设想与任务……

“我有意见！”

会场中有人在呼喊，打断了郭书玉的讲话，顿时全场哑雀无声。郭书玉寻声望去，问道：“老Y你有什么意见，请提！”

老Y的右手从袖筒里抽出来，扶了扶近视眼镜，昂着头望着主席台上的郭书玉说：

“你有问题。”

“有什么问题，你当着大伙的面讲吧！”

“好，我讲！吹捧你的报纸和杂志，数字有假，报道失实……”

“请你讲具体些！”

“我当然要讲！”老Y翻开笔记本，把控告信中列举的数字又讲了一遍，显然他是有准备的。老Y咄咄逼人，发出一连串的质问。紧接着又接二连三地站起几个人，质问经理。会场喧闹起来，不少人在私下议论纷纷。个别人不时插话，为老Y补充具体数字和材料，大多数职工则感到茫然。在开会之前，有的职工曾经听到有人说：“嘿嘿，等着瞧吧，在年终总结大会上有好戏看咧！”眼前的情景，证实了这种说法。但是，他们弄不清楚，为什么要在大会上演这出“好戏”。

郭书玉据实回答，有板有眼。

双方的“对话”持续了两个多小时。其它职工不时抬起手腕看看手表，因为中午开饭的时间已经超过了将近半小时，而且“对话”越来越激烈。

郭书玉边听边记，本想把对方的话听完，可是不少职工叹气、议论，用递纸条的形式要求结束这种突然袭击而又不愉快的“对话”。于是，郭书玉只得插话说：“这样吧，我们请审计部门春节后到宾馆来审计，谁是谁非到时再说……”

职工们纷纷涌出会场，悄悄地议论：

“哎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难道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又开始了？”

“老Y是宾馆的职工，他们一伙人为什么对宾馆取得的成绩怀恨在心？”

“他们想否定大伙的成绩，到底想干啥？”

大会之后，已是除夕下午，郭书玉满怀疑虑地离开喀什，到乌鲁木齐和妻子团聚。春节之后，他又参加了一个会议。

宾馆里的春节，气氛反常。许多职工，心里阴影憧憧，闷闷不乐。可是，老Y等几个人却像是获胜者十分活跃，也十分高兴。不仅走家串户，大吃大喝了几天，而且密谋了下一步的行动方案。以老Y签名的告状信，已发往地委、行署主要领导；22人联名签字的控告信印成传单在喀什各部门散发。一个告状团成立了，几乎每日坐着公家的采购车出入地委、行署大门，对各级领导施加压力。很明显，没等审计部门来审计，他们趁郭书玉不在宾馆时已紧锣密鼓地先下手了。

老Y的行动虽然很秘密，可是不少职工已“嗅”出了不正的气味。他们盼望郭书玉早日回来。于是，十多名职工暗暗地给千里之外的郭书玉打长途电话。众多发话的人，说话的内容都是一个：“郭经理，宾馆有事，你赶快回来，越快越好！”

宾馆出了什么事呢？郭书玉有点莫名奇妙。他在会议结束之后，很快回到色满宾馆。一进大门，他在院里走了走，一些职工见到他就躲开了。

郭书玉感到纳闷：“色满宾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1986年3月31日，地委、行署组织七人工作组进驻色满宾馆。

色满宾馆22名职工的联名控告信摆在了郭书玉的面前。这封联名控告信是一位工人悄悄递给郭书玉的。几天前，老Y拿着写好的控告信，偷偷摸摸地找职工们签字。这位工人多长个心眼，就把“控告信”带回家中，照抄了一份送到了郭书玉的手中。

这份联名控告信，给郭书玉罗列了23条罪状。看来，老Y等人对他上任以来的一言一行、一举一动不仅秘密监视，而且作了记录。他见了这封控告信，联想到工作组进驻宾馆，好像明白了什么，可又好像什么也不明白。

“郭书玉同志，色满宾馆有些职工揭发你有不少问题，地委行署派我们工作组来调查落实，希望能得到你的配合，尽早搞清问题，弄清真相……”工作组领导的态度很和气，谈话也很客观。

从此，郭书玉一边坚持工作，一边“考虑问题”。

这时的老Y，自然很兴奋，很喜悦，很得意。他原先压根儿就没有想到，只凭他们的一纸控告信，竟然引起了地委行署领导的高度重视，而且派来了联合工作组。不管怎么说，就凭这里的22位职工写信揭发，也就不难看出姓郭的问题的严重性，只要大家一人揭发他一个问题，就足以叫他下台，让他离开色满宾馆。那时，色满宾馆又将回到他们这些人的手里，他们又可凭借管理员采购员的实权干他们想干的事。

工作组全面开展调查工作，有的清查帐目，有的找人谈

话，有的内查外调。他们日日夜夜、认认真真地调查着、研究着。

老Y对工作组的人格外尊敬，好像是他“请”来的客人，时常围着工作组领导问长问短，问寒问暖，笑脸相迎，点头哈腰。然而随着调查工作的进展，工作组干部对他越来越冷淡，甚至常常用警惕的目光看着他。相反，他们对郭书玉的态度还是那样客客气气，彬彬有礼。这一切，老Y全都看在眼里，预感到对他不利。这些日子，他常常心神不定，喜怒无常，有时在晚上望灯沉思，眼镜片后面那双眼睛闪射着凶光。他实在忍耐不住了，便去找那位“浪姑娘”。

“浪姑娘”，这是大伙根据她的姓名和作风给她取的外号。她原是色满宾馆的服务员，工作表现很差，影响很坏，郭书玉多次教育无效，就向主管部门写报告，经批准之后把她辞退了。

1986年4月22日，“浪姑娘”一份状子告发郭书玉受贿3000元，而且有名有姓，有鼻有眼。也就是说，郭书玉受贿之事，她是亲眼所见，亲耳所听。

人民检察院喀什分院决定立案侦察，并指派侦察人员进驻色满宾馆。

这一下，色满宾馆就更加热闹了，老Y的脸上又露出了笑容。可是，这一下可就苦了郭书玉。他既要接受工作组和检察院的种种审查，又要挑起全副工作重担，常常在深夜找材料、写申诉。这时，宾馆正在平地修路，美化环境，以迎接旅游旺季的到来。他为了节约开支，没有花钱雇人干这些脏活、苦活，而是亲自领着一批职工自己干。同时，还

要安排接待会议代表和过往客人。就是在这样的重重压力之下，他艰难地苦熬着，痛苦地挣扎着。有时，他独个坐在那间6平方米宿舍兼办公室里，真想抱头痛哭一场，可他又哭不出来。他想，自己是来工作的，不是来流泪的。然而，他一想到往事和现状，全身又没有一点劲了。他在喀什驻乌鲁木齐办事处工作时，每天下午下班后就能和妻子团聚，晚上轻松地看看电视、电影；高兴的时候写写小说，一经发表以后，既有名气、又有稿酬；每月工作很少有伤脑筋的事情，一到月底还能得到可观的奖金。可是现在，完全不一样了：夫妻分居两地，很难见一面，家庭的开销增大了，工资总额比过去减少了；自上任以来，夜以继日地工作，几乎没有完整地看一次电视，更没有时间和精力搞文学创作。他想，为了服从组织分配，为了党的工作需要，一个党员作出一些牺牲是责无旁贷的。他凭着这个信念和热情，毅然来到了色满宾馆。工作再苦再累他都能忍受，可是被无端地打击和陷害，实在不能忍受。他想来想去，终于想到了一个最好的办法——辞职。于是，一天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他坐在书桌旁，铺开白纸，挥笔写下了辞职报告。这张辞职报告，好像解除了他全身的疲乏和全部的烦恼，心情格外愉快。然而，他躺在床上，转辗反侧，久久不能入睡。他想，在重重困难和压力面前辞职，算什么共产党员，算什么革命干部，算什么西部男子汉。如果要求领导批准辞职，那是逃避困难；再说，问题还没有搞清楚，自己怎能带一身污水离开宾馆呢？他进一步细想，老Y等人到底想干什么？我郭书玉和他们之间过去没有任何怨恨，那么他们为什么偏偏

要和自己过不去呢？他们整我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想到这里，他不由得回忆起有人向他揭发老L 坚守自盗，有人揭发老Y 采购中开假发票。一天半夜，他和保卫人员在院里巡逻，当场抓住了一个偷盗者。这人装了一麻袋东西，还有几张完整玻璃。一经追问，这人说是宾馆某管理员和他合伙干的。再有，知青商店的问题，建设工程上的问题，财务帐目上的问题，一追查都和老Y 等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。啊，难道他们是一个什么团伙？想到这里，他全身一震，猛然起床，抓起桌上的辞职报告。“我不能走，我要帮助组织上查清他们的问题，以洗清自己的不白之冤……”他果断地撕碎了辞职报告。这时，他突然想起日本影片《追捕》中的“杜丘”。杜丘在被诬陷而被追捕的时候，大气凛然地冒着生命危险进行反侦察，终于真相大白，获得胜利。想想自己现在的处境，他决心扮演中国西部当代的“杜丘”。于是，他暗暗地进行监视，悄悄地进行私访，抓住线索顺藤摸瓜。然而，老Y 这伙人干的勾当很秘密、很狡猾，很难抓住真凭实据，很难一时调查清楚。

1986年7月15日，工作组经过三个半月的调查，终于得出了结论，正确地估价了色满宾馆的工作成绩和郭书玉的改革方向。及时指出了郭书玉工作中的缺点和问题，并且在全体职工大会当众宣布：郭书玉继续担任经理。

工作组撤走了，也无形中宣布老Y 等人的失败。老Y 怎能咽下这苦果呢？于是，他们继续向区党委、中纪委写信控告郭书玉，又经常借口外出工作而去找地委、行署领导哭屈喊冤，有时一坐就是几个小时，领导怎么劝说也不愿离开。